



伏尔泰評传

阿尔塔蒙諾夫著

伏 尔 泰 評 傳

阿尔塔蒙諾夫著

馬 雍 譯

1.7723
2-18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С. АРТАМОНОВ
ВОЛЬТЕР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54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网廊門内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天津市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864 字數129,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7 3/8 插頁4

1954年6月北京第1版 195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8000 册

定价(7) 0.65 元

本書譯完后，承北京大学郭麟閣教授从中文方面审閱一遍，並提出許多宝貴意見，特此志謝。

——譯者

目 录

第一章	伏尔泰的时代·····	1
第二章	伏尔泰的生平·····	26
第三章	科学与哲学·····	54
第四章	美学和文艺作品·····	89
第五章	伏尔泰在俄国·····	187
第六章	伏尔泰和我们的时代·····	219

第一章 伏尔泰的时代

十八世紀法国杰出的啓蒙运动者、哲学家、科学家、政論家和作家伏尔泰的名字，在今天，是全世界所有憎惡战争、反抗强权和捍衛广泛民主自由的人民大众所向往的。

伏尔泰从来不是一个消极的历史評鑒者。他以充沛的精力和热情投身于一切事件之中；他孜孜不倦地推动着使人类前进的偉大运动，他不仅自己献身于这一事業，并且还引导着旁人来参加这一事業。

維克多·雨果在談到他的时候曾說过：“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伏尔泰享年八十四岁（一六九四——一七七八年），他看到“太陽王”（貴族历史学家这样称呼法王路易十四）的沒落，也看到封建制度苟延殘喘的垂死掙扎。他死在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前夕，他以自己畢生六十多年的劳动来促进这次革命的思想准备工作。

卷帙浩繁的伏尔泰全集，包含了他在那段漫长时期中的思想、形象和生动的写照，那段时期是法国历史上、也是全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通常我们称之为启蒙时代。

伏尔泰就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当时，在东欧方面，俄国加强、提高并巩固了它自己的经济和文化地位；而在西欧方面，英、法两大强国在连年不断的战争中解决了海上霸权和殖民地霸权的问题。

十七世纪中，英国实现了资产阶级革命，社会生产摆脱了封建桎梏而开始兴旺起来。英国资产阶级，为了寻找销售市场和殖民地，毫不迟疑地走上了侵略的道路，因而不可避免地同法国发生冲突。整个十八世纪就是在这两个敌对国家斗争的标志下度过去的。英国在革命后建立了比较进步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成为它加强对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但法国却因为受着封建制度的统治，反而使得自己的国际地位降低了。

英国年复一年地培养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实力。它不惜采取贿赂手段，不惜干脆背叛自己的盟友和拒绝履行自己原先承诺的义务；它经常采用欺诈的手段，在大陆各国之间进行挑拨离间。英国只在极少的场合下才亲自参加战争，因为它觉得在欧洲大陆上挑起战争来削弱自己的竞争者——首先是法国——比较更合算些。德意志许多小邦接受了英国这种贿赂，甘心情愿参预这些军事

冲突，但法国宫廷却没有考虑到国家的实际利益和欧洲实力的对比，也就轻易地中了挑撥离間的詭計。

十八世紀初，路易十四为了要侵占西班牙，便乘着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死后絕嗣的机会，投入了所謂“西班牙王位繼承”战争。这次战争，延續了十三年（一七〇一——一七一四年），演变成英国和法国爭夺海上霸权与爭夺殖民地統治权的大規模冲突。对法国說来，这场战争的后果是悲慘的：法国丧失了自己在美洲的許多殖民地（哈德遜灣附近的領地和紐芬蘭）。与此相反，英国夺取了地中海的鎖鑰——直布罗陀，并使葡萄牙在經濟上从屬于自己（英国商品得以免稅輸入葡萄牙），因此更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同时，英国資產階級又获取了所謂“專賣权”（asiento）——对黑奴貿易的一种可恥的壟斷权。

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战争以后十九年，法国又加入了新的战争，这就是所謂“波蘭王位繼承”战争（一七三三——一七三五年），这次战争的起因是由于路易十五想使他岳父斯塔尼斯拉夫·列辛斯基坐上王位。在战争以前，法国曾进行秘密的外交部署：收买波蘭的小貴族；法国外交家們竭力蠱惑波蘭，使它与俄国發生战争；并且，还唆使土耳其和瑞典反对俄国。但是，土耳其和瑞典畢竟还没有忘記俄国武器的力量，所以它們不願使自己再遭受一次新的考驗。

“波蘭王位繼承”战争使法国專制政体的外交政策瀕

于破产。法国的艦队在但澤附近被俄国艦队赶跑了，而它的陆战部队又被俘送到彼得堡。

路易十五并没有从“波蘭王位繼承”战争中得到惨痛的教训。不到五年，他又因“奥地利王位繼承”問題而把法国重新卷入了長期的血腥战争（一七四〇——一七四八年）。法国、西班牙、普魯士、巴伐利亞組織了反对奥地利的四国同盟。但正在紧急关头，普魯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背叛了自己的盟友，并在英国的支持下侵占了西勒西亞。在这八年之中，法国弄得精疲力竭，民穷财尽，使得和它竞争的英国大为称心快意。

过了八年，法国又参加了反对自己以前不久的盟友普魯士的新战争，这就是所謂“七年战争”（一七五六——一七六三年）。和以前各次战争一样，这次战争也是全欧洲性的战争，它标志着英、法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达到了最紧张的关头，也标志着奥、普争夺日耳曼各邦中的霸权的竞争达到了最紧张的关头。这次战争使法国耗尽了最后的力量，它使法国把在加拿大和在印度的一些殖民地割让给英国了。

这些战争削弱了法国，使它在欧洲各国中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并且完全破坏了它国内的經濟生活。国库搜括一空。人民生活贫困已極。

十八世紀法国專制政府的內政也和外交同样地一筹莫展。法国的政府一天比一天混乱。国債逐年增加。貨

幣急剧贬值。国家支出超过收入兩三倍之多。政府一再宣告自己破产。

在革命的前夕，大臣杜尔閣和訥克都曾打算进行一些局部改革，以便發展商業和減輕生产中的封建束縛，如厉行節約、向貴族征稅等。他們想采取这些措施来改善現况和巩固国庫。但是，法国的貴族坚决反对这些办法。杜尔閣和訥克都被黜免大臣之职，而讓位給那个把国庫弄得山穷水尽的冒險家卡隆納。卡隆納竟采取重鑄錢幣、發行彩券、甚至制造伪幣的办法来欺騙人民。

几百年來統治着法国的專制制度自趋灭亡了。專制制度是一种巩固的中央集权統治制度，当这种制度初形成的时候，它在一定程度上对于被封建糾紛所割裂的国家是有利的。紅衣主教黎舍留曾提高了王权的威望，所以普希金称他为“使法蘭西封建主义为之屈服的偉人”。但是，早在路易十四朝的晚年，封建制度腐朽的特征就已經暴露無遺了。

路易十四死后不久，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就出版了。在該書中，給“太陽王”这位“对自己百姓貪求無厭”的人物，勾画出一幅令人嫌惡的嘴臉。然而，路易十四以后的嗣君們更等而下之。在奥尔良公爵腓力①攝政的时

① 路易十四死后，嗣君路易十五（路易十四的曾孙）只有五岁，因此由路易十四的侄子奥尔良公爵腓力攝政；攝政时期共九年（1715—1723年）。——譯者。

期，法国宫廷沉湎于寻欢作乐。路易十五刚刚成年听政以后，就把国事荒废不问。他有过这样一句无耻的名言：“身后流殃，谁复管得。”那些贪求抚恤金、赏赐、恩典和施舍的穷贵族们踏破了国王宫廷的门槛。在宫廷和贵族们的府邸里，洋溢着一片淫靡之风。

路易十五的情妇德·朋巴杜夫人毫无忌憚地挪用国库的经费，她私自耗费了三千六百万里佛尔。

恩格斯写道：“路易十五和吕巴丽或朋巴杜夫人的关系虽然是私人的事，但不提这点，就不容易了解法国革命前的整个历史背景。”①

下一代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亚·安东妮特被称为“亏空夫人”(Madame—déficit)。仅仅在赏赐和抚恤金一项开支上，宫廷每年就要花费二千八百万里佛尔。宫廷中设置着无数名目繁多的冗员闲职。

所有这些负担都压在农民和当时人数还不多的工人身上。一个农民，每年要从自己每一百个法郎的收入中交纳出八十个法郎给国库、教会和地主。劳动群众困于苛捐重税。政府甚至难于征集这些税款，而把税收权出卖给残酷掠夺人民的包税人。

法国作家勒萨日在他的喜剧“杜卡莱”中，描绘了这种以包税为业的剥削者的形象。当时巴黎的包税人深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十五卷，第二三三页。

不安，他們表示：如果作者肯从剧院里收回这个剧本，他們情願送給他十万法郎作为賄賂，从这里可以想見那幅写照是多么逼真。

十八世紀法國內政外交之所以一籌莫展，当然不仅由于国王和朝臣們的庸碌無能，而首要还在于那些促使国家必然衰落的深刻的社会原因。

在十八世紀的法国，貴族和僧侶虽然只占居民人数的三十分之一，但他們却是两个享有一切特权的最高等級。其余如农民、手工業者、一小部分商人和企業主（即資產者）等，人数約有二千四百万，統統屬於所謂“第三等級”之內。

第三等級沒有政治权利。它的代表人物，不能在軍政界担任高級的职务。虽然，国家因为財源匱竭，一个时期以后，也曾开始鬻卖能获得貴族头衔的职位；卖官鬻爵成为国家一項重要收入：一七一一年國庫就因这笔收入得到一亿二千七百万里佛尔；大資產者能够資緣竄列貴族之中了；但是，即使是这些“穿袍貴族”（人們当时是这样称呼他們的），也只享有最起碼的政治权利；而那些“世襲”貴族仍然公开地鄙視他們，不許他們插足到自己的集团中去。

第一和第二等級为数極少的这一小群人，却掌握了国家的主要財富。他們收入的来源是土地。二十万貴族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十四万僧侶占有四分之一，而

兩千多万农民也只占有三分之一的土地。寺院遍于全国（共有八一三所男修道院，二七〇所女修道院）。寺院所占的土地，收入極丰；此外，每个农民每年还得向教会繳什一稅。

大地主庄园在英国占优势，而法国和英国不同，法国是一个小农經濟的国家。农奴人数較少。但全体农民都依附于封建主而受其奴役。他們必須偿付自己的劳动，才能使用主人的磨坊、葡萄压榨器和屠宰場等等。而且，通常禁止农民离开乡村进入城市。

除了直接稅收以外，法国劳动人民还得支付繁重的間接稅。食鹽稅（“gabelle”）就是其中最沉重的一項負擔，并且还有一条法令，規定每人每年至少要購買三公斤的鹽。当时的鹽价是非常昂貴的。

伏尔泰在他的對話体小說“有四十銀幣的人”中，对这些一次又一次的、簡直令人意想不到的賦稅，予以尖刻的諷刺，那些法国劳动群众本来就已經很可憐了，而这些賦稅更把他們拖累得喘不过气来。伏尔泰写道：“有一个人，想規定出一种‘聰明稅’，他說，每个人都会願意繳納这种稅的，因为誰也不願意被人家叫做傻瓜……另外一个人却主張抽一种歌唱和欢笑的联合稅，因为我国人民是世界上最愉快的、而且是喜欢在歌唱中找寻安慰的人民。”

十八世紀的法国就是一幅凄慘可怕的貧民圖。在国

內各地流浪的貧民，達一百五十萬人左右。農民陷于絕望的境地。十八世紀初，法國南部塞凡納山地里的農民曾發生一次有組織的起義，它使全國為之震驚，這就是歷史上所謂“白褂黨”(Camisards)起義^①，這次起義到一七〇五年才被鎮壓下去。被焚毀的鄉村有四百多個。一七二五、一七三七、一七三九、一七五二、一七六四——一七六八等年都發生了飢民暴動。

在法國各城市中，工業發展雖不很迅速，但一直是在發展着的。製造奢侈品的巴黎、經營紡織業的里昂以及馬賽等許多城市都變成了工場手工業的中心。企業主——資產者還打入農村，他們向封建主租佃田地，經營以生產商品為目的的農場。法國南部劃出了一些專門種植葡萄的區域。貨幣關係滲透到各個經濟部門中。但是，封建制度卻阻礙了生產與貿易的發展，它使國內市場難以建立。國內各省區之間早就形成了關稅壁壘，大大地阻礙了商業的發展。商品從這一省運往另一省必須繳納關稅，因此抬高了商品的价格。把商品從美洲運到法國的港口，比從法國的港口運到巴黎還要便宜些。封建制度既然妨

① 這是十八世紀初年法國發生的一次大規模農民起義，它是由於政府迫害新教徒(Huguenot)而引起的，所以它帶有宗教異端的色彩而具有爭取宗教信仰自由的目的，但它主要還是由於階級矛盾造成的鬥爭。後來這次起義的領袖若望·卡瓦里背叛了革命，政府才在一七〇五年把起義鎮壓下去。Camisards一字的意義就是“穿白褂子的人”。——譯者。

碍了資產階級發財致富之途，資產階級当然就怨声载道了。

十八世紀的法国已經形成了工人階級，但人数还不多（一七八八年大約有二十万工人）。手工工場的工人、小手工業者、帮工以及那些遭受东家和師傅的双重經濟剝削并以半农奴身份依附于他們的学徒們，其生活环境和劳动条件之艰苦不堪設想，他們每天要工作十四至十六小时，甚至十八小时，而所賺得的工資少得可憐。

工人們提出了抗議。一七四四年發生了里昂織工的罢工。納威尔城的工人举行了起义。从一七五二至一七八六年之間，里昂共發生了六次罢工。

無論在城市或在乡村里，行將到来的資產階級革命的力量都已經成熟了。

所有的人，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社会生活一定会發生变化。当时有远見之士是看清了这一点的。伏尔泰虽然死在革命之前，但是他預言了革命。他在一封私信中写道：“我所看見的一切，都在傳播着革命的种子。革命的發生將不可避免，不过，我怕是沒有福气看到它了。

“法蘭西人凡事都落后，但是現在总算是赶上了。这光明已散布在远近各处，时机一到，革命立刻就要爆發的。那时候，該多么熱鬧呀！年青人真幸福，他們將會看到不少的大事。”①

① 此为伏尔泰致德·寿維蘭侯爵書中最有名的一段話。——譯者。

伏尔泰的朋友达讓松在一七五一年也曾写过这样一段話：“騷乱会变成暴动，暴动会变成全面的起义：人民会选出自己真正的代表而不再容許国王和朝臣們为所欲为地殘害他們了。”

在革命爆發前，思想界展开了長期的激烈斗争。

貴族階級不仅倚仗着軍警的刺刀和司法机构、不仅倚仗着維護其财产特权和法律特权的法律根据，而且还利用教会和基督教教义的力量来奴役劳动人民。这种力量甚至可以說是貴族階級手中主要的思想武器，所以在伏尔泰的著述中，大半是反对教权的作品，他一生的活动也都以反对教权为宗旨。

天主教教会是封建主义的支柱。統治階級很重視它。国王很少違背教会的意旨，因为他知道要維護政权就必需仰仗教会的大力。

十八世紀的进步人士清楚地認識到宗教的反动作用。波尔·霍尔巴赫在他的“基督教真相”一書中写道：“宗教——这是麻醉人們的艺术，其目的便是使人們忽視法定权力在現世中給他們帶來的苦厄。宗教借幽冥不可知的力量来恫吓人們，强迫他們毫無怨言地忍受着現實力量給他們帶來的灾难；如果他們忍受了現世的灾难，那么，在另一个世界中才会有享福的希望。”

教会所密切关怀的不仅是使自己的威信不受損害，而且还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威信。它借助于精神上的威

化作用来达到这一目的。但教会还在广泛大量地利用国家强制机构，残酷地对待那些对教会有危害性的人。那种将人类优秀的儿子们投入火堆中去的宗教裁判所，其黑暗是有名的。教会用火和剑来抑制那些往往具有宗教异端形式的人民抗议。它曾残酷地镇压了法国的瓦尔登派①。

法国的卓越思想家、伏尔泰和狄德罗的战友埃尔维修在其一七七三年出版的“论人”一书中，引用了英国驻萨伏依公使下面的报导，这位公使曾目击天主教徒对瓦尔登派的这种迫害。

“基督教徒还从来没有这样残酷地对待过基督教徒……一些半死半活的人被拴在马尾上，就这样沿着山崖拖跑。死刑中最轻的一种就是把人从陡峭的山崖上扔下去，这些人往往掉在树上，吊在那里，饿死、冻死，或因重伤而毙命。有些人被砍成肉泥，沿途抛掷。满山遍野尽是尸首和垂死的人。阿尔卑斯山上的积雪为鲜血染红。这儿抛着被割下的头颅，那儿抛着躯体、手、脚、内脏和颤动着的心。”

教会阻碍了科学的发展。日益增长的社会生产力需要以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科学，所以教会和整个封建制度一样，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而成为反动和停滞的支

① “里昂贫民”的一种宗教派别，属于这一派的教徒曾许过安贫的誓愿。